

第十五章

我的家世



第1節 從衣姓說起

「衣」是個很罕見的姓氏，從我懂事以來的七十多年中，碰見姓「衣」的不過一、二人而已。先父曾說：這個姓可能是先祖曾為皇族成衣而賜，其緣由實在也無從查考。據說當年衣氏家族多集中在山東省萊陽縣的小姚戈莊；因天災或戰亂，衣家有些人遷往東北謀生，我所碰見的本家一二人就都是東北人；其他大概沒有什麼人遷徙到別的地方去。1995年，我妻因病住台北榮民總醫院。有一天，一位住榮總同樓的年輕太太去看她，自稱姓衣名青生，家住青島，嫁給一位宜蘭縣的台商張照堂先生。青生是山東省平度縣人，老家住高戈莊；在她來台之前，鄉親告訴她：在台灣有個空軍姓衣的，可巧在榮總相遇。

1996年10月，我去北京，回程中順道去青島一遊。因為自大陸開放以來，我尚未去過青島，加上青生住在那裡，順便去看看她。到了那裡，承蒙青生一家熱忱招待，並陪我去平度高戈莊走了一趟。

那個莊有四百戶人家，其中有兩百戶姓黃、兩百戶姓衣。街上看到小孩，我問他姓什麼？他們說「姓衣」。我問：「那個衣？」他們說：「衣裳的衣。」我聽了非常興奮，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那麼多姓衣的人。問一些年長的鄉親：他們祖先住那裡？有的說幾代都住平度，也有的說來了兩三代。後來考證剛從青島帶來的「祖譜」，前者大概是三百年前從山東棲霞遷去平度

的，而後者則有些可能是國共內戰後從萊陽逃來的。這使我憶起1948年，有一天在青島遇見俞濟民先生，他是蔣老總統侍衛長俞濟時的弟弟，任山東省膠東特區專員。我那時本想去萊陽縣看看，但他說剛從萊陽來，勸我不必去。因為那裡除幾個婦孺外，簡直沒有什麼人。原來在國共戰爭時，萊陽地方組織自衛隊，與共軍頑抗，曾讓共軍吃了一些苦頭。等到共軍佔領萊陽後，殺死和擄走不少青年人，也有的逃跑了。我猜想平度那些姓衣的，可能有些是在那時由萊陽逃來的。

在平度，衣姓一族輩分排名中，竟有「克」字輩，而我在族中也是克字輩，小時父親曾給我起名叫衣克軍。後來他說克字不好，因他反對袁世凱稱帝，而袁的下一代就是「克」字輩，如袁克定、袁克文，所以我就沒有用這個名字。

高戈莊的村民多半務農，出外謀生者很少。倒是青生的母親，在青島開了一間海鮮館，店名「八八八」，生意看來還不錯。他們在地方上的人脈關係也很好，我每天外出，都承他們安排汽車，欠了他們不少人情。他們雖然不需要我回報，但我仍由「立青文教基金會」，捐給高戈莊小學一些經費，以改善學校環境、增加教學器材，並改善教職員的福利。

1996年11月底，我又請基金會秘書長趙寄蓉赴北京之便，再去青島看看那所小學。寄蓉和我外甥張仁亮都很熱心，他們也捐了很多用品，我們都希望協助那間小

學成為一所模範學校。那邊的人實在太苦，而大陸政府又無法照顧這麼多學校；我們只是就能力所及，略盡棉薄之力，來幫助這些鄉親。對我來講，這是一種血濃於水的真情回饋。

第2節 我的家世

我們離鄉遷往濟南的這一支，至今將近百年，實在是一個蒙福的家族。我的祖父衣公德風，娶棲霞林氏為妻。林家是個大族，外曾祖林公青山是個標準的山東大漢。在我小時的印象中，他十分沉默寡言，也很少離開他所住的房間，享壽九十三歲去世。據母親說：外曾祖父年少的時候，家中聘有塾師。有一年老師返家過節，外曾祖父送他渡河，到河邊看他上了船才返家。但數日後竟在河的下游，發現老師的屍體。當時「衙門」裁定我外曾祖父理賠六百吊錢結案。但是家中幾位「清客」，認為老師之死與林家無關，力主興訟，爭回一個公道。後來官司纏訟經年，幾乎把家中財產耗光，以致後來生活越來越清苦。在我祖母生我父、叔及姑母三人以後，幾乎窮到難以糊口的地步。

外曾祖父看情況不對，決定外出謀生。臨行前對我祖母講：「我如一年內不回來，你就自謀生計吧！」他離家後，家人終日盼望他回來。過了很久，果見他揹著「搭子」（背在身上的布袋，可盛衣物），遠遠的走回家來，並令家人收拾細軟，即刻啟程隨他到濟南去。於是

祖父用兩個筐子挑著孩子，一路步行到濟南；並在東門外，找了一塊地，住了下來，開始種地及養牛。祖母是個極能幹的人，她一手承接外曾祖父的遺志，把家業重整起來。到清朝末年，家境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外曾祖父個性強悍，因不滿朝廷專橫，集合鄉里人民反抗。在我小的時候，濟南家中還有為抗清兵所築的小堡壘。後來見勢不妙，他就隻身躲到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家中。那位傳教士名叫戴維斯，來自美國新英格蘭的一個望族。他在二次大戰中，曾被日軍關進集中營，戰後美政府特別派人接他出來；但他仍居濟南，我也曾去探望過他。他深愛中國，最後就死在那裡。當我外曾祖父躲在他家之時，他每日傳講福音，但外曾祖父存疑不信；直到滿清被推翻，他在戴牧師家躲了將近一年以後，臨離開才告訴戴牧師，他接受了基督，並且從此以後全人在教會服務。據說，他是濟南最早歸主者之一，在我們那一帶的教堂中，還有他的相片掛在牆上。

第3節 我的祖母

在外曾祖父信主以後，最受感動的是我祖母。她非常虔誠，記得我小時候，「奶奶」告訴我們不可看電影，就連電影院也要躲開；她認為那裡是罪惡之處，我們也真做到。但等「奶奶」去世以後，我們還是去看了電影，如《火燒紅蓮寺》等影片。我不記得祖母是如何得了半身不遂的病。在我記憶中，她經常坐在自己屋內

的炕上，活動時需要有人揹著。我們每天都要去看奶奶，父輩亦然。她有時被揹到我們的住處，偶爾遇上父親教我們撲克牌遊戲，如「趕驢」、「接龍」時，大家聽到祖母要來，便急忙把牌藏起，因為她認為玩牌也是犯罪。

祖母很有威嚴，她好像無所不在。我父親及叔父雖均受高等教育，且留美深造，但他們對祖母之敬畏，卻無以復加。原因是祖母為人正直，有眼光和魄力，她一手把家業建立起來。她自己受的教育很少，但在她當家的日子裡，堅持年輕一代必須受完善教育。因此不但父親和叔父輩，而且我這一代，不論男女，都以受好教育為首務。如我大表哥高長庚（他是我一輩中最年長的）畢業清華大學後，又考取庚子賠款獎學金，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化工。其他表哥表姐等，也多就讀好的大學，如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等。

祖母不但重視教育，更有一顆仁慈的心，這是我們子孫輩都感受到的。記得每年在莊稼收成的時候，她會再三交代祖父，給佃戶的米裝入米斗後，還得把斗拍一拍，並且把抹平升斗的尺子，輕輕掃過就可。藉此可讓佃戶多得些米糧。而我家分到的米，每年均有剩餘；每逢糧荒的年頭，祖母就令開倉放糧，救濟窮人。對家人她又規定：每年紅蘿蔔收成的時候，家中必須以它為主食，吃一兩個月。例如紅蘿蔔包子、紅蘿蔔稀飯等，開始還好，接連吃個把月，就有點受不了。

此外，我家每年都要吃上幾個月「一籮到底」的麵。原來麵是把收成的麥子，先交麵粉工廠磨成粉。最講究的是用細籮，篩出來的細麵，既細又白叫頭等麵；再就是中等麵，用稍粗的篩濾出的；再就是用粗籮篩出來的麵，叫做黑麵，那只是較糠稍好一點的。最後剩下的就是糠，糠是用來餵豬的。所謂「一籮到底」，就是用較粗的籮，把碾好的麥，連細帶粗一齊篩出。那種麵自然不能與細白麵相比，但是每斗可碾出較多的麵，吃起來也比較粗糙，不過可以節省很多；做成饅饅（饅頭），實在不太好吃。後來長大了才知道，那種麵不但省麥，而且營養豐富。從此也了解祖母治家之儉與管教之嚴。在家務之外，她還經營鮮奶事業，因為那時濟南住了一些西洋人，他們需要牛奶，我家中養了不少頭牛，每天擠奶外送。常聽祖母交代：擠奶前不可給牛飲水，以免把奶稀釋。由此可見祖母「誠信無欺」的做人原則。

我祖母在世之日，我們每晚都有家庭禮拜，她帶領我們全家信主。有一個時期，我父親受聘到保定陸軍武備學堂任數學教員。據母親講，那時父親的生活遠離宗教，家中經常有群軍人朋友，打牌玩樂。有一年，我父母的三個孩子相繼病歿。祖母在悲痛之餘，將他們由保定召回，告誡他們那是遠離了神的後果，並力勸父親要親近神。從此父親便成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其後又生子，取名復得，即「失而復得」之意。「復」字遂也成了我們這一輩的排名。總之，在祖母手裡，把家業重振

興旺起來，使子孫接受良好的教育，也為衣家置了不少產業。我深感祖母對父親那一輩以及我們這輩的影響，實在很深。

祖母在去世之前，把女兒及兩個兒子召到跟前，並請了幾位鄰里長者，當著他們的面，把家產分作三分，寫在紙條上，裝進一個瓷罐中，要三個子女抽籤；我姑母先抽，其次我父親及叔父，分別抽出他們每人的一分。祖母很公平，完全沒有重男輕女的保守觀念，她待女兒和兒子完全一樣。我姑母早年守寡，有子女八人，多受過不錯的教育，只可惜後來境遇都不很好。我印象最深刻的大表哥，由美返國後，曾在經濟部所屬的化工研究所（四川重慶附近）工作。他也是唯一參加我婚禮的親人；其後不幸罹病去世，也無留後。我叔父有很不錯的事業，所以把他的一份家產送給父親，因為父親收入不多，且須照顧祖母，所以叔父就沒有要他應得的遺產。祖母在分好家產後不久，就與世長辭了。

第4節 我的父親

我父親諱振青，號興林，1884年6月21日生於山東萊陽。在祖父舉家遷居濟南後，父親就在濟南讀小學。十六歲到蓬萊，進廣文學堂，二十歲畢業，時為1904年。那一年與母親孫立青氏，在蓬萊四姨奶夫（張豐年先生）家中結婚。三週後返回濟南，同年8月，受聘到河南秦州縣衙門當師爺。次年4月5日，我父母先後到了

河北省保定府。1906年，父親受聘保定陸軍武備學校，共七年之久，後被祖母召回濟南，已如前文所述。

1910年，我兄復得出生，1912年父親在山東青州府進入長老會神學院，於1915年畢業，旋即由美國赫士牧師推薦前往美國研究神學，先後就讀於耶魯及普林斯頓大學，1917年返國。那時我已一歲多了（我在一九一六年出生時，父親正在美國）。起先他任教於山東齊魯大學，住濟南南關，1919年又遷東關與我祖父母同住。次年生我弟復慶，嗣後獻身濟南東關教會，一直服事到1942年陰曆8月11日，亦即中秋前四天，因腸熱病去世為止，得年五十八歲。當時我及兄、姐、三弟均在內地，除家母外，只有吾弟復仁及妹復薪隨侍在側。

他雖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卻也有中國名士派的性格；他很會講道，曾替山東教會做了不少事，但是他很討厭一些虛偽的洋傳教士。當年到中國來傳教的美國人，很多是由美國教會所派遣的，那個組織叫「差會」（Mission）。他們不但派人來傳教，也捐錢蓋教堂，開醫院及辦學校等。差會派來的人，大多數是很有奉獻精神的，如前述的戴維斯牧師；但也有些「教棍子」，拿差會的錢作威作福，並欺壓中國籍的傳道人。我父親所討厭的就是那些教棍子。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看見父親把一些洋貨扔出牆外，說那是某某洋人對他的賄賂。我們對他不甘受洋氣的精神非常佩服。

父親喜歡讀中國書，也有一間很好的書房，蒐集了

不少中、英文書籍。他在抗日戰爭時期過世，很多書都失散了。勝利後，我帶回了母親所購的一套《二十四史》（曾國藩校註版）及一套字帖（好像是星鳳樓帖）；另外就是父親由美國帶回的一套《大英百科全書》（1914年版）；內中資料，有些已經過時，但對我家而言，仍是一套值得珍藏和紀念的好書，衣家無傳家之寶，僅幾部書而已。我希望這些藏書能傳諸後代，承繼讀書立德的家風。

我父親給我的印象，除愛讀書外，就是他那愛交朋友的名士作風。有一次他到耶路撒冷開會時，竟然與日本船長交上朋友。回國後，不但與那位日本朋友經常有書信往來，而他有時還穿和服在家門口飯攤上小吃。過往的人和鄰居均報以笑臉，他卻不以為忤。他平時都穿中裝，有一次，我在學校附近見一著西裝者迎面而來，一見之下，竟是我的老爹；他朝我一笑，便大搖大擺地走過去。當時中國人穿西裝很少，他從美國帶回的一些衣服，多存放在閣樓裡；有時心血來潮，就穿起西裝革履來，惹得我們好奇又好笑。

父親也滿邈邈，我母親說每年都需給他裁製一件新棉袍。因為他吃飯時，常把菜汁滴在他扶在桌面的左手衣袖上，因此一年未過，袖口即滿是油膩。他的脾氣偶爾也滿暴躁的，但在家中則很民主，也很喜歡小孩，每到放風箏、鬥蟋蟀或是玩煙火的季節，他都參與我們孩子們的活動。我們到護城河去游泳，他就用木塊給我們

做救生用具。天氣好的時候，也帶我們遊覽近郊名勝。有一次到城南的閔子墓去玩，他給我們講閔子如何孝順他後母的故事，聽得我們這群小孩都感動得流淚。

他在教會做事，收入很少，家用不夠，多賴祖母及家境較好的叔父隨時補助。據母親說：山東省政府曾經有意委任父親一個待遇優厚的海關主管，卻被父親拒絕了。我們問他為何不就？他講：「你們知道麼？海關的確是『肥缺』，但你們忍心看父親去『撈豆子』（貪污）麼？」又說：「我們雖不富裕，但並不缺乏。」於是他一五一十地給我們算起帳來。我們一方面認同他的見地，一方面也頗為他對子女的一片真情所感動！

我父親雖然留過學，卻不相信西醫。在他生病的時候，他對西醫朋友的勸導一概不聽。聽母親說，父親患腸熱病時，仍舊亂吃亂動，而且常常赤身躺在床上，這些都是大忌；直到病重的時候，才住進醫院。當時母親亦生病住院，無法照顧他，父親竟因而過世。遺體埋葬在他生前設立的千佛山麓教會塋地，在我祖母墳墓旁。

我在1991年回濟南，已經找不到那處教會塋地，且那一帶已滿是房舍，非當年面目了。我們在東關青龍後街的老家，更夷為平地，我父親親手所蓋的石頭洋房也不知去向。陪我「尋根」的台辦官員，找到一位老鄰居，他帶我到先祖的故址，只見一排排的五樓公寓，在前院的一塊大平地上，留有約三十尺長、七尺寬，一尺高的一條凸地，他們說那是僅存的老樓房地基。看後內

心不免感傷。

我本想在祖產上蓋一處幼稚園，以紀念先人，因種種緣故，此夢已不能圓；但我仍打算向地方政府提議，希劃撥土地一塊與祖產交換。我準備在新地上蓋一座幼稚園或小學，為故鄉教育盡點心力。此一計畫能否成功，尚需衣氏族人去努力。濟南東關屬歷下區，那裡本為一偏僻的郊區，現今已高樓林立。據說全區有四十萬居民，而區長官架十足，他答應替我找祖墳，但近十年過去，尚無訊息。但願我有生之年，能把此事辦妥。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最好的一位朋友叫胡履初，曾在貴州省當過縣長。不知何故，遷居到濟南，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幢小洋房中。他經常來我家與父親下圍棋，兩人每下必吵，我們則在旁邊看熱鬧。胡老伯看到我們，必摸摸我們的頭；我們很不情願，於是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胡趨溜」（山東土話「到處亂溜」的意思）。

另外，在我小的時候，父親曾為防止黃河泛濫成災，在山東禹城附近開了一條河，他也帶我去陪他監工。有時坐火車，有時坐馬車，在途中父親解釋為何挖那條河，他說黃河像一把水壺，水滿則必溢出。他說他所開的那條河正好對準壺嘴；水一滿，則由壺嘴注入新河，再沿新河流入大海，以免淹沒農田。這條河開成後，確收效益，農民為此還送給父親一塊「造福鄉梓」的扁額，而那條河至今是否存在？則不得而知。

還有一件事，值得在此一提的：我們家族中，在姓氏上有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我這一輩兄弟姐妹中，有的姓衣，有的姓林。原因是當初我祖母嫁給祖父時，林家無子嗣，所以兩家約定：如我祖父生二子，則其次子過繼林家。所以我叔父姓林名濟青，號「則衣」，與我父親的號「興林」，其涵義恰巧相輔。而叔父所生的孩子則又姓衣。等到叔父的原配過世，續弦范氏，所生的孩子卻又都姓林，其中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第5節 我的母親

我此生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位好母親。母親姓孫名立青，是山東黃縣人，也是我祖母最鍾愛的媳婦。經常陪伴祖母料理家務，暇時就在祖母身旁做女紅。她長得很美，身材修長，比我們家的女眷為高。她受過相當的教育，父親在保定工作時，她曾教過書。從她口中知道她對祖母最尊敬，而所受祖母的影響也很大。

她對子女非常慈祥，我們小的時候，每犯錯誤，她就手拉我們到臥室中禱告；除有一次體罰過大哥復得之外，從來沒有打過我們。據母親說：那一次是復得耍賴，不肯早起隨同送牛奶的工人去南關上學，所以用掃帚打了復得。自那次起，復得就從未晚起過，學業成績均列優等。母親對孩子們的學業很關心，要求倒不嚴苛，可是卻很注意讀書成績。記得復得在泰安讀粹英中學的時候，她每看見學校寄來的成績單，如在95分以

下，她就搖頭向我說：「你哥哥的分數不太好。」可是對我這個剛夠及格的學生，卻從來沒有表示過不滿；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數學老是考不及格，她卻勉勵我不要急，「終有一天會開竅的！」果然，在我進入通州潞河中學讀高中時，對數學豁然貫通，以後的成績也一直不錯。

母親處事十分果斷，也有勇氣。在父親過世後，全家的生計及弟妹的撫養，均由她一人獨力負擔。那時在日據地區，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最愛兩個最小的孩子，即吾弟復仁及吾妹復薪，那時他們還小，只好留在身邊。但後來接到通知，復仁被徵召要入日軍服役，而同時復薪也得在日治下接受教育，母親就毅然決定，把他們送到後方上學。那個時候，由濟南到四川去，必須行經作戰前線河南界首，才可輾轉到達西安，再轉往內地。在1943年時，復仁才十八歲，而復薪僅十五歲，雖可跟著一些年齡較大的青年一起走，但危險性實在很大。母親為了子女的前途，下此決心，真說得上是大智大勇。自此以後，她就孤獨一人，守在家中，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我們兄弟姐妹們才相繼回去與母親團聚。

在日本投降後，我即刻飛到濟南，先在東關上空低飛，見到母親站在樓外的石階上，我向她招手，她也看到了我。那時濟南機場仍由日軍守衛著，我落地後，一位日軍大尉前來招呼，並送我到設在機場附近

的省政府去，見到省長何思源先生。由於城中仍然不寧，他派了兩名武裝人員隨從我乘車到東關老家與母親相會。分離了八年多之後，乍見之時，情緒的激動可以想見。之後，我隔不多久，就會去看她。她那時把家產（房地）管理得很好，並且把石頭樓房也整理一新，以備我們回家居住。

回憶小的時候，每有病痛，都是由母親帶著去醫院，有時打針或動小手術，我都咬牙忍痛，為此母親大加稱讚，使我頗以男子漢的氣概為傲。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每週母親給我零用錢一枚銅錢。可是上課期間，無機會花用，而禮拜天又遵祖母規定：安息日不可工作（包括花錢），所以每一學期都可積蓄一、二十枚銅錢，母親便建議我用這些錢買筆紙等文具，我都遵辦，這也許是養成我日後節儉的一個原因。

抗戰勝利之初，算是過了一段太平日子，但不久國共戰爭很快就打到濟南。當時母親認為日軍佔領的時代，日子都可過得下去，對同是中國人的共產黨，住下去應無問題，所以不想離開。但我堅持一定要走，因為中共的「清算鬥爭」、「掃地出門」等等措施，實在殘酷。同時我們大多數都認為戰亂很快會平復，我們很快就可以回去（真是大錯！），所以在1949年，華北失守的前夕，堅請母親搭空軍便機飛來南京。那次是汪正中飛的，以後她也常常和正中見面，所以母親對汪很熟，也很親近。

到南京住了不久，就又遷居到台灣的嘉義，那時她已六十多歲了。在那段日子裡，母親和一些同事的前輩常常一起做禮拜，一起散步，有時打打小麻將。而我及三弟復慶的全家也都在嘉義，所以日子過得很愉快。特別是白川町附近一所長老會教會的陳牧師，與母親等長輩過往很熱絡，彼此都獲得一些靈性上的修養。另外由於軍眷聚居，小孩也多，非常熱鬧；又因我家院子大，房子也較寬，所以很多小孩常常來我家戲耍，他們也等於是我們家的孩子了。

我自1951年派台北服務，1952年赴美至1955年返台，期間母親都與三弟住在嘉義。我返台以後，三弟的工作也多在台北，所以母親就搬來台北，與我家同住在新生南路。

母親的個性，恬靜而不多言，很少對子女有所要求。我只記得有一年秋天，她說要做一件小棉襖，我即刻陪她到衡陽街一家布店買了料子，並交代裁縫師父做了一件。此外，我就不記得她對我曾有過任何要求。所以在她過世後，僅遺有幾件衣服及一隻手錶，別無他物。她愛好整齊，在她臥室中，她的衣物都很整齊地放在衣櫃和抽屜中。她也不要別人為她操勞，直到她去世前一年都是這樣。

母親在飲食方面，非常有節制，每天早飯一杯牛奶、一個饅頭、兩碟小菜，中晚飯都是一碗湯、一個饅頭或一碗飯、一盤鹹蛋肉餅、一盤青菜，數十年如

一日，再豐盛的宴席她也是一碗飯。她在晚年除了有點便秘外，可說很少疾病。只是在她六十六歲那年，在嘉義端午前後，吃了一個冰涼的粽子，病了一場。她引述山東一句俗話說：「六十六掉塊肉。」我至今記憶猶新。

她對子女，少有責備，我也從來沒有聽她在背後說家人的長短。記得有一次，六妹兩個禮拜沒去看她，她問我何故？我說她近來很忙，聽後她只搖搖頭，嘆息了一聲而已，這是她表示不滿的一種表情。她從來不願給人為難，別人不願講的事，她也不願多問，對家人亦是如此。

1969年，三弟復慶過世時，我們為怕她難過，所以一直瞞著她。她有時間起，只騙她說出門去了，她也就不再多問。直到搬到陽明山，我覺得再隱瞞是對她不公平的；所以有一天，當她再度問起三弟時，我就直說：他已過去了。母親聽後，並不十分激動，只是長嘆了一聲。其實我想她早已心裡有數，只是不講而已！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千餘天中，也是如此。但我回家的那天，她抱著我大哭一場，我想她應該早猜到有問題發生。

她對我的孩子非常親近，特別是對治凡，倍加愛護；在大家覺得治凡體重過胖時，她倒說：「你們看，他又瘦了！」1960年，我的好友蔡國治夫婦搬到陽明山新居，我常陪母親去他們那裡休閒活動，那裡環境很好。母親問我為何不搬到山上去住，以我那時的環境及

工作，何有能力做到？但我對此事謹記在心。直到1971年，國治看到陽明山上一處地，瑛華也很滿意，我就用出售新生南路住宅的錢，在山上蓋了一座樓房。一年後房屋落成，我便同母親搬了進去。那時她已九十高齡，但她仍喜歡在院中散步，欣賞美好的風景。過了九十六歲後，母親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於是就很少出門；有時勉強扶她出去，也只是步行數十步而歸。

1980年7月4日，我與瑛華外出回家，母親說她不舒服，坐在椅子上有點氣喘。瑛華主張即刻送醫院。雖然當時已經天晚，我還是即刻撥電話給空軍總醫院，並由照顧她的阿嬌及劉嫂，一起陪同進了加護病房。醫生採取了急救措施，我又請好友陳耀翰醫生來會診；他說院方措施都正確，我們也就稍感寬心。那時母親已經不能言語，只能用眼睛望著我們。母親病發後，我急電家兄復得，他於十數小時內即由曼谷趕返台北，與吾姐復蕓、五弟復仁守候在側，我則與家兄分別下樓購藥。至7月6日，母親呼吸漸弱，我們都集中目光看床頭的脈波儀，在二十點三十三分，儀表上的波動漸漸停止，母親也停止呼吸，閉上眼睛。護士及醫生說她已過去，我雖不願相信，但那是真的事實。在斷氣前，醫生曾問我們是否要用「電擊」，或可稍延生命？我與兄、姐商量後，認為不必。況且主治醫師已言明，母親年事已高，體內各部門均已老化，即使急救也無大用。

我雖對母親過世至感哀痛，但眼見她安然過去，毫

無痛苦，連平常人死前的「嚥一口氣」都沒有，我也就稍覺安心了。母親畢生沒有給我們添絲毫麻煩，甚至由「不舒服」到過世僅四十四小時。吾姐及瑛華替母親換好衣服後，即送入醫院剛剛啟用的太平間冰櫃。隨即由治凡選購棺木，而瑛華則因連日操勞而發高燒住院，幸於7月8日退燒，一同參加了上午8時在空軍總醫院小教堂，由舍姪立凡主持的追思禮拜。母親遺體安置在棺木中，雖未化妝，但面色紅潤，非常安詳。最奇怪的是她病中未戴假牙（全口），過世後亦未含假牙，但嘴型正常，不似未戴假牙凹進之狀。

追思禮拜後，即送到陽明山墓地靈房停放。五天後，墓穴造好，於1980年7月13日上午七時落葬。我請了一位號手吹奏母親生前最愛唱的一首聖詩——「主曾說過，我不離你」。此時六妹復薪及長女穎凡、次女艾凡均由美國趕回參加葬禮。她的墳墓佔地十二坪，穴上鋪設黑色大理石，全地及兩旁座位，均用米黃色磁磚，墓背書「永息主懷」；上邊的遮雨簷，則用紅瓦，正像我陽明山住處的屋簷顏色。母親一生中最後的三十年，多半與我同住，而最末七年住在陽明山的生活，更是平靜而安適。雖然她曾經對我的長官王叔銘將軍說過：「復恩很孝順。」但我仍覺得虧欠她太多，終生難望報答。也盼我的子女，永遠紀念祖上的恩德；並以幫助困難的人來報答祖先。

附錄

衣奶奶的遺愛 / 小民

頭一次會見衣奶奶，是在嘉義西門長老教會，已經是四十多年前了。那時候教會很單純，完全遵守《聖經》上的規範，傳揚天父的大愛。

剛來台灣不久，嘉義還是寧靜純樸的小鎮。因政府播遷，一支有名的空軍大隊駐守嘉義，增添了市鎮繁榮。嘉義市原有幾座教堂，都還在講國語。西門長老教會，為少數聽不懂台語的外省教友，請到一位年輕弟兄當講員的翻譯。教友之間交談，仍完全是台灣話，這時你發現有兩三位老太太，說的是跟自個兒一樣的國語，你能不驚喜而一見如故嗎？

我就是在那種驚喜的情緒之下，認識衣奶奶的。後來才知道她的公子「復恩」先生，就是駐守嘉義空軍的大隊長，而且又和我先生是同學，分外感覺親切！

衣奶奶當年，還不到我現在的年紀。大家尊稱她老太太。是因為她公子在地方上頗有名望。衣奶奶給人印象卻是和藹可親，穿著大方，雍容富泰。至今我仍能在她公子復恩臉上，看見衣奶奶慈愛的影子。源遠流長，兒孫總會遺傳祖先的形象。

那時常和衣奶奶結伴來做禮拜的還有一位姓黃的伯母及另一位記不清姓氏的媽媽。我每次到了教堂門口，遠遠的望見三位媽媽，心裡便充滿溫馨。又由教友和牧師口中，得知三位媽媽對教會聖工非常熱心，曾聽一位長老對我說陳牧師是衣奶奶的乾兒子咧，可見衣奶奶對教會及傳道人多麼關懷。

也因此，當我們先後搬離了嘉義，時隔近三十年，陳光輝——當年嘉義西門教會青年才俊的傳道人，兩鬢飛霜後，仍然念念不忘衣奶奶。

《聖經》上講行路的人，不由得自己的腳步，人生聚散本無常。我和衣奶奶分別二、三十年後，又得在台北見面，是因為我聽說衣奶奶腿傷在家臥床休養。我去探望老人家時，衣奶奶正午睡醒來，见到我一時想不起是誰，經我提及西門教會及陳牧師，衣奶奶恍然大悟說，「妳可老多啦！」

做了近三十年相夫教子，主掌中饋的，無假無休亦無薪的家庭主婦，焉能不老？當年神采奕奕的衣奶奶，也不白髮皚皚了嗎？人總歸是會老的，但不老的是故人的情誼，不然衣奶奶說到陳牧師，為什麼眼中閃著喜悅的淚光，頻頻垂問陳牧師和教會近況，牽掛之情溢於言表！

我承諾代為打聽陳牧師，並問候衣奶奶生活安適？老人家回答一切尚好，唯腿傷行動不便而已。但她深深感謝上帝，感謝主耶穌藉此讓她領受到兒孫的孝心，特別是取名「復恩」的兒子，對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愛，老奶奶說她要永遠歌頌感謝上帝的宏恩，賜給她這麼孝順的兒子！

說起來也是真巧，就在我拜訪衣奶奶回來第二天，竟然接到陳牧師打給我的電話。電話中，陳牧師告訴我，兩天後他將來台北搭機赴日本，應大阪一間中國教會聘請，為台灣及大陸旅日華僑們牧會。我告訴陳牧師衣奶奶腿傷，正在想他，陳牧師也惦念著衣奶奶；立刻約定請我陪他去探望衣奶奶。我曾寫過一篇〈重逢與道別〉的短文，紀念衣奶奶會見久別的陳牧

師，大家歡喜頌讚的盛況，還為衣奶奶和陳牧師合照了兩張相片。在陳牧師出國工作之前，能及時和衣奶奶見面，多麼巧合，而我無意間達成衣奶奶心願，更覺欣慰。

衣奶奶是在我有生之年，最敬重的一位老媽媽。她誕生於清朝末年，在祖籍山東婦女崇尚「無才便是德」的時代，衣奶奶幸運的能讀書寫字，又接受基督教真理，以睿智的母愛哺育教養出衣氏一門傑出子孫，造福國家社會。棄世時衣奶奶年逾九十，可謂福壽全歸。

十三年前，衣奶奶安返天家並未舉行大型送葬儀式，是因為一生崇尚節儉的老媽媽，遺言後事務必簡約。但基於孝心促使兒孫尋找符合慈母心意，以報親恩的途徑。故而於十年前，也就是民國七十二年秋天，衣復恩將軍將他經營成功的事業之一，亞洲化學部分股票，移作以老媽媽名義成立的「立青文教基金會」。

目前「立青文教基金會」成立已十年，除頒發國內各大專院校、研究所等助學獎金共二一九一餘人次，並於大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嘉定中小學校、北京潞河中學教師設立獎助金。另外也在北美地區捐助文化事業，提供TAET獎學金等。

此外，立青贊助國內文化教育，如「高雄聖光神學院」、「大誠高中」、「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等等，及出版淑世益人書籍、刊登公益廣告，以及增進海峽兩岸文化交流，與展望會合辦贊助七歲小書法家來台訪問等等。十年間「立青」做了許多社會公益工作，

嘉惠學子，不及一一列舉，想衣奶奶在天必含笑抱慰，且祝福保佑她的孩子們，與立青一同成長，一同茁壯。「立青文教基金會」在國內眾多基金會裡已排名第四，基金會不斷成長極為不易。這證實了，衣奶奶的遺愛永不止息！

第6節 愛妻瑛華

我妻蕭氏，名瑛華，1920年夏曆10月初一出生於北京。父增榮，字紫庭，湖南長沙人。曾於北京講武堂受訓，清末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學成返國，曾任北京當時的總統府大將軍（上將）。退休後應好友陳靄士（時任上海海關總稅務司）之邀，擔任松江稅務司長，遂舉家遷居杭州。

母吳挽坤女士，杭州人。生瑛華兄姐等七人，五兄張廣基過繼姨父張家，來台後專任美國《時代》及《生活》兩雜誌攝影記者，頗有令譽。長兄鼎華，受教東北大學建築工程系，擅長體育，在三〇年代曾創全國高欄記錄。

瑛華幼年就讀北京外交部小學。移居杭州後，先後就讀馮士女中及國立藝術專校。時余在笕橋中央航空學校受訓，同學中有來自印尼的，與蕭家時有往來。其中有洪炯桓，畢業後調洛陽分校。他有時託我送禮物至蕭家，頗受蕭老夫人愛護，從而相識了蕭家二小姐瑛華，並每週同去教堂禮拜，順便共遊西湖美景。性格相同，日久生情，遂于1936年5月24日一次晤面時，兩人許願

五年後結婚。其實我倆感情已深，但我自忖航校剛畢業，而戰事隨時可能爆發，一名准尉飛行員，隨時有陣亡可能。且尉官薪餉不到百元，難以養家；五年後可能升為上尉，屆時不但收入較佳，而也應有相當飛行及作戰經驗，因而陣亡的機率會降低，養家能力也可提高。這是我一項負責任的作法，瑛華亦表同意。事實證明，抗日戰爭初期，很多同學陣亡了，而留有遺孀。其實這是可以避免的不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正駐防安徽廣德。日機不斷轟炸杭州，瑛華隨著家人，乘船沿富春江到衢州，又搭鐵皮火車至江西梁家渡。那時幸有蕭家四哥啟華在鐵路局任職，弄到一節鐵皮車，由老太太帶著一群女眷及小孩，在兵荒馬亂中，輾轉到漢口，又換船到了重慶。瑛華大哥鼎華，正在重慶為豫豐紗廠建廠，故有落腳之處。我則轉戰京滬一帶，與瑛華斷了音訊。直到我空軍第九中隊移防漢口時，才由老友蔡國治處獲悉，瑛華全家已去重慶，我即以電報與他們連絡上。及至我們撤退到成都，我才得請假去重慶，看望正在生病的瑛華。得知他們一路逃難的危境，所幸終能平安，並得重逢，心中喜悅自在不言中。瑛華病癒後，即入南開中學讀書，我們見面機會不多，但彼此都記掛著1936年所許的心願——「五年後的5月24日成婚」。但那時日機晝夜轟炸重慶，情勢危急中，我們決定改變計畫，提前在雨季的4月9日結婚，以避免日機的空襲。婚後便定居成都。

我因任務關係，經常出差在外，家中之事全仗瑛華照管。特別是日機空襲之時，她獨自一人，攜子治凡，乘坐人力車到鄉野躲避，苦不堪言。1941年我奉派赴美，前後十四個月，家中均由瑛華支撐。直到勝利還都後，我們才算過了三年安定的日子。當然在那三年中，我出差的日子仍比在家的日子多。

1952年我出任駐美武官，瑛華除管家外，還要陪我酬酢。她不但要學開汽車，還定時去進修英語。有一段時間，她甚至應聘去喬治市大學教中文，生活非常緊張。但那三年對她與我，都是一段很有意義的鍛鍊。1955年任滿返台後，我與洋人來往的事很多，瑛華也從旁協助。另外，自1949年遷居嘉義後，直至由美返台，她都熱心婦女工作，不管是縫衣或勞軍，都不辭辛勞。她也熱心高爾夫運動，並經常聯合中外婦女在比賽時做義工。

1950年代，高球在台灣剛剛起步，但是相當熱絡。空軍組有長虹球隊，現在恐怕很少人知道：長虹隊的第一任隊長就是瑛華，名譽隊長則是蔣經國，隊員有蔣方良女士，也是唯一的一位非空軍隊員。現在回想起當年的熱鬧氣氛，仍令人欣喜不已！但人世滄桑，昨日歡笑轉眼已成空！

最令我感激瑛華的是，在我失去自由的日子裡，她對我的支持與安慰。她所受的委屈，外人恐難以想像。她對我母親和孩子們的照顧，減少了我許多的罣慮和痛

苦。一千天的飲食都由她料理，使我維持了相當好的健康。每週三次的探望從未間斷，更降低了我精神上的壓力。想起來實在虧欠她很多，她卻毫無怨尤。如今她也年逾八十，身體尚稱健旺，天氣好時一齊打球，平時一齊上班；同讀有益書籍，間或外出旅遊。感謝主的深恩，賜我良伴。

第7節 我的居所

在我記憶中，父母家是在山東濟南的南關，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後來搬到東關祖父母家的隔壁，是個三合院。我七八歲的時候，父親在祖父母的地上，蓋了一座石頭築的二層小樓——樓上四間臥室，樓下飯廳、客廳、廚房等，我的童年就是在那裡度過的。

抗戰期間，居無定所，直到1939年在四川重慶結婚後，搬到成都，於城南東桂街，租了一間公寓，是二層磚瓦樓房，雖無衛浴設備，在戰時已算是不錯了。到抗戰勝利為止，在那裡住了五年多，並生下長子治凡及長女穎凡。

勝利後，搬到南京；先是住進沒收的日人眷舍，在那裡生了次女艾凡。後又自購一處小樓，距離明故宮機場大隊部很近，上下班十分方便。惜南京失守，就離開了那裡。

我們於1949年撤到台灣嘉義，被安置在一棟寬敞的

日式房屋裡。1951年我奉調台北空軍總部，單身一人住在松山空軍基地的宿舍；那原是日治時代中華航空株式會社的辦公大樓，後來由空運大隊駐台北的專機中隊接收使用。同年，承蔣經國副秘書長的關照，撥給我新生南路一處乙等眷舍，那是遷台後政府首批所蓋的標準眷舍，三房兩廳，屬總統府所有。我們略加整理，就把家由嘉義搬來，在那裡生了么女淑凡。

1952年我奉調華府，由老友李大為幫忙，租了靠近岩溪公園麥金利地區的一座二層小樓；房子不大，但很實用，也拿得出來招待洋客。住了一年多，于1953年又搬到附近一所石築樓房，比較寬敞，一直住到1955年回國為止。

回到台北後，又住進新生南路眷舍。那時，我工作的一部分是與洋人有關，所以請准將該眷舍購下，加以整理。並付麥苗費，向市政府買下後邊的一百坪地，變為後庭。招待外賓，也很說得過去了。在四十年代，新生南路一帶，均為農田，付極低代價即可過戶。後來地價暴漲，一方面家母很喜歡陽明山；另一方面新生南路是木造房屋，電線均極陳舊，一旦走火，不堪設想。所以1972年決定將新生南路房屋出售，得款一千五百萬元，其中一千萬元投入亞洲化學公司，一部分餘款在陽明山以每坪一千四百元購地千餘坪，又花了約一百八十萬元，建築現住的二層樓房。這所房子是老部下李徵道和梁世保聯合設計的，自請相熟的包商施工，前後八個月

完成。我全家與先母於1973年遷入，時家母已達九十高齡，她非常喜愛那裡。能讓母親安適地度過她在世的最後七年，我心中充滿感恩。在我們土地上本來有一座半完成的石屋，經過整理，便交淑凡全家住用；同住一院互相照顧，既安全也很方便。

提到我們陽明山的家，我要特別感謝李徵道和梁世保。他們都是優秀的飛行員，但前者喜愛蓋房子，而後者喜愛繪畫，兩人都有極高的天才，只是均未受過專業訓練。特別是梁世保，無論人物風景素描油畫，均非常可看，但不幸於1982年在桃園夜航訓練時飛行失事；留有一些遺作，他太太都小心保管著。我每逢看到他的作品，都悲痛不已，他不但是位天才，個性又瀟灑幽默、待人誠懇，與他相處真是一件快樂的事。數十年交情，每憶往事，感慨良多。李徵道則以「行伍」工程師的資格，設計並監工建造了台北第一座高樓公寓「共和大廈」，地下一層，地上九層，每層兩大戶兩小戶，成工字型，由上俯視，宛若一架飛機，美麗又堅固。我們陽明山的居所，經過兩位天才好友的設計監造，也是典雅舒適，我們常懷感念。李徵道自軍中退役後，繼續開創他自己的事業，做得有聲有色，我們都為他高興。

陽明山我們的家，凝聚著衣家濃濃的愛，朗朗的笑聲！天倫之樂，使我的晚年生活，平靜而安詳。



遊俄羅斯的莫斯科（997年8月）



遊尼泊爾（1988年）



遊加拿大洛磯山脈（1992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的回憶 / 衣復恩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立青文教基金會, 2011.09
464面; 14.8x21公分.
ISBN 978-957-28540-1-3(平裝)

1. 衣復恩 2. 臺灣傳記

783.3886

100012254

我的回憶

作者 / 衣復恩

網站 / www.liching.org

發行 / 立青文教基金會

地址 / 11493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201號3樓

電話 / (02) 8797-1660

傳真 / (02) 2658-5505

編印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號3樓

電話 / (02) 2351-7251

傳真 / (02) 2351-7244

ISBN / 978-957-28540-1-3

2011年9月二版1刷

定價 / 300元

本書版權屬立青文教基金會

衣復恩紀要

- 1916年 生於山東濟南
- 1936年 航校第五期畢業
- 1936~1941年 參與兩廣事變、西安事變、
松滬會戰、馬當之役、武漢保衛戰、
崑崙關之役等
- 1941年 由戰鬥機飛行員轉至空運飛行員
- 1941年10月 赴美受儀器飛行訓練及天文航行訓練
- 1942年12月 接收C-47飛越大西洋回國
- 1943~1952年 先總統蔣介石專機機長
- 1944年 任空運大隊長兼
中國及中央航空公司顧問
- 1952~1955年 駐美武官
- 1955年 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
- 1961年 少將副參謀長
- 1963年 升中將
- 1964年 國防部計畫參謀次長室執行官
- 1969年 退役
- 1971年 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
- 1997年 自董事長一職退休
- 2005年 歿於台北

《我的回憶》既無資格做「歷史見證」，亦無警示易俗之意。正如前述，僅供子孫輩閱讀及好友們雅覽。明知疏失遺漏在所難免，仍貿然付印，以答謝愛護我的親朋好友。這本書如果有什麼優點，那就是「誠實」：不包裝、不虛假、不自我標榜，也不刻意地揚善隱惡。這本書儘量將一個真實的衣復恩，及其走過的歲月，完整地呈現出來。實實在在，清清楚楚，這是我的個性，這本書也是如此。



THE LI-CHING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財團法人立青文教基金會